

# 我蒙主恩的見證

盛禮約

我生於一九一六年，第一次站講台講道是一九六四年，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一間華僑教會，為了引起會眾的注意，我開頭先介紹自己：「我結婚當夜被四車日本憲兵拘捕入獄，我曾入醫院不死，病後還半身不遂，癱瘓半年，一九四八年中秋日受洗，丟掉拐杖不用。」

如果現在自我介紹，會說第三件事情：台灣有一位心理學的名教授吳靜吉，他向企管研究所的學生以我作為個案，他說盛某人這位教授竟然穿上福音背心在新公園派單張，勸人聽道信福音。

第一件事發生時我尚未信主，那時我是抗日份子，一心為國。抗戰時期，日本對英、美宣戰後不久，我於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結婚，當夜婚宴賓客中有一位我大學同班同學，是上海文匯報創辦人之一，那時他在法國的哈瓦斯通訊社擔任編譯。法國當時與日本仍有邦交，日本憲兵不顧國際規例，公然到上海法租界直接在婚宴中抓我，哈瓦斯社向國內外發出通訊，我在重慶的同學，有些認為我必死無疑，已預備替我辦追悼會。在日寇牢中只關兩週，我便

被解往汪精衛政府的特工總部，稱七十六號。那時我已感染了斑疹，傷寒，要兩個憲兵扶我才能上汽車。抵七十六號後我數度打算自殺，幸獲難友留心照護而未死。

一九四七年我大病不死，中秋節前我已得病，傷寒帶痢疾，當時傷寒特效藥還未上市，抗生素只有鏈黴素。醫肺結核是注射劑，一針要一兩黃金。傷寒要靠自身抵抗力，可是痢疾又使自己乏力抵抗。我的一位表哥是上海有名的西醫，是留日回國的，他勸我內人快把我送往醫院，因為家裏住處小，送去醫院辦後事比較方便。

我妻在一九四四年已在陝西西安受浸歸主。她中學在上海一所教會女中讀書，同班一位姓張的同學，是上海著名的南洋醫院主治醫生。我在昏迷中被抬往醫院，快到院門口，感到有人扶我上擔架，我竟突然開口說：「請你們為我禱告。」她說：「我們會有的。」這位姐妹是在倪柝聲弟兄處聚會，是該院的社工服務員，她隔天就對我妻說：「放心，我們的禱告很通達」。

岳母非常關切我，要送煎好的中藥給我吃，主治的醫生對我內人說：「儘管送來好了。」我亦有併發症，傷寒菌侵入膀胱，肚子漲得比一般孕婦還大。內人擔心細菌如果進入我腦內，會使我變成植物人或腦部嚴重受損，我這靠腦力謀生的將成為廢人。

有一天，我居然靈魂出竅，那原本晝夜開着燈的病房，在我看來卻是很黯淡，我妻與我三姊在病房中，我的靈魂看她們就覺得距離遠在數丈以外。我的靈魂很快越室而出，穿長袍赤足到一處河邊，來到有寬石板街道的一所住宅大門處，門是內開的，我躲在門後，如何回到病床上卻記不清楚了。我另見異象，見主耶穌身穿白衣，在我腹內一摸，我的病狀頓失。祂對我說：「你還想活，是為什麼？是為了要坐高位，多吃頓筵席嗎？」我後半生多次可居高官，而一再推而不就，就是受主這番話的警惕，一再想多做聖工，更是因主這番話的激勵。

一九六五年我從密西根大學獲企管碩士(M.B.A.)學位回國。香港中文大學請為校外考試委員三年，負責核定商科畢業生，八科命題及覆核考卷評分。我曾提倡較新的管理技術，翻譯介紹一些新名詞，薄有聲譽。國立政大聘我為企管所教授，我在台北新公園分派福音單張，被吳靜吉教授看在眼里，我竟不知。直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學生王秋月姊妹來看我，向我提起此事，她曾在台北大明纖維公司擔任財務部經理。

我蒙恩得救實在主耶穌的大恩典。遠在

# 茄汁涼麵

食譜



材料：

- |                      |      |
|----------------------|------|
| 1. 意大利細麵(Angel Hair) | 半磅   |
| 2. 洋蔥(切碎)            | 半個   |
| 3. 蕃茄(切碎)            | 兩個   |
| 4. 蕃茄醬(Ketchup)      | 兩大匙  |
| 5. 油                 | 兩大匙  |
| 6. 配料                | (隨意) |

作法：

1. 將八杯水燒開，意大利細麵折成兩段後放入開水中煮熟。約五至七分鐘。(可參考塑膠袋上說明)然後將熱水濾掉沖冷水使涼。
2. 鍋內放油兩湯匙燒熱放入洋蔥爆香，再加蕃茄，攪勻後放入涼麵，加蕃茄醬，試味。需要時可加一點醬油，拌均勻即成。

註：配料隨自己的愛好，如豬肉絲、雞大腿絲、蝦仁、蛋絲、節瓜絲、紅蘿蔔絲、芹菜絲等。

進小學之前，家母曾率我三姊與我去杭州望仙橋邊的禮拜堂聚會，我還記得該堂的美籍女宣教士甘師母。我入小學後遷居在另一所禮拜堂附近，此堂附設女子小學，家姊大我五歲，前往入學，我則主日隨同而去，我不是去聽道，目的盼在會後可拿一張美麗的聖誕卡。我讀私立小學，夜間有補習(等於是自修)，老師事忙，我們常溜出校外，到禮拜堂門口丟石子，將門口的玻璃燈打破，當時口頭常唱的是「耶穌給我吃饅頭，我請耶穌吃拳頭」。初中我入一所私立中學，教國文的劉勁秋老師是先父的好友。當時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反對帝國主義，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與幫凶。劉老

師一再講：「誰去信基督教，就不是我的學生」。我上大學時，中國受日本欺凌，國勢日危，我為了報國，擁護蔣委員長，加入了右派的復興社。一九三四年大學二年級時，遇見南京清涼山金陵女中的學生在派送福音單張，我拿起來就撕毀丟在地上，我竟是這樣一個與主為敵的人。

一九四八年我蒙恩信主受洗，一九五五年後，我常常有穿福音背心勸人信主的機會，更常派福音單張或將福音單張投入街坊住宅信箱中，心中為道火熱，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一九六四年夏我與中國信徒佈道會創辦人王永信牧師聯袂在紐約萬國博覽會中派福音單張，

首次遇見滕近輝牧師。一九五八年在台北郊外野柳郊遊時派福音單張，亦巧遇當時在政大對面團契事奉的周神助弟兄。

在台灣時我曾參加基甸會多年，有一次在該會刊物中閱及一篇見證，述及南美某國有一個人市場拾獲半頁聖經，內有一段看得很清楚，就是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此經文使這人受感動蒙恩得救。我們信徒至少可以做這樣撒種的工作，把福音單張送給別人，讓他們與我們一樣蒙恩得救。